自己呆着，無人來煩

凸凹

夜色黑沉，萬籟寂滅，案頭的一盞燈，獨自熹微，發出似有似無的嘶音，一如淺吻。

此境之下，一卷枯澀之書，即，蘇珊・桑塔格的《反對闡釋》——雖幽玄得近乎天書，竟也像讀小說，讀散文，字字曉得，句句會心，便五內俱熱，了無倦意。

原來沉潛之態，與智慧迫近，無趣味處得眞趣味——遙遠的旨意，其實就在近處。

蘇珊・桑塔格十三歲時因爲讀了居里夫人的傳記，就特別厭惡周圍的人對名利的追逐。她發現，一個素日裡很可愛的人，一涉及名利，性情就大變，以至於姣好的面目也一下子變得醜陋不堪了。爲了躲避客廳裡大人們世俗的爭辯，她甚至在後院裡挖了一個地穴鑽了進去。她嚮往「別處的世界」，內心激盪着一種強烈的慾望，即：「要去愛某種極其崇高、極其偉大的東西」。這種東西，她後來從文學的書籍中找到了。她在文學中感受到了一種內在的快樂，意識到：文學是駛向「別處」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學本身即可爲目的地。從此，她只依賴自己的感受力，在文學中沉迷，把遇到的所有非文學環境統統排斥在外。

大量的閱讀，使她感受到，「藝術世界是超越時空、給心境以安寧的世界」，是讓她「像男人一樣獨立的世界」，而且是一個「思想佔據首位的世界」。她覺得文學很性感，說：「思想就是激情，而且是持久的激情。」

於是，對文學，她堅定地選擇了，她愛了！

後來她發現，她愛對了。作家生涯使她享受到了一種凡常人生所沒有的「生命特權」。即：好奇心的無盡滿足，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生命激情的縱情釋放。由此帶來的，是人格的獨立，生命的拓展，精神的富足。

桑塔格身材高挑、臀部飽滿、額面俊朗、長髮披肩，可謂玉樹臨風，燦若明星，正有招搖資質，但她卻喜「自己呆着，無人來煩」。

爲什麼能夠這樣從容地呆着？因爲文學是無形的通道，即便房間緊閉，卻總像開着一扇門，通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正是舊約裡所說的「喜樂」之境，肉身拘，而心悠遠；四處黑茫，而心中有光。

便風流有自。

卡爾・羅利森夫婦在《鑄就偶像——蘇珊・桑塔格傳》中寫道——

桑塔格從襯衫到裙子一身黑，行軍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確，腳步堅定，彷彿她對自己需要什麼早已心知肚明，一定會得到她之所需一樣。

是文學使桑塔格美得自信，便也美得自立、自尊，便有了別樣的力量，即對身外世界的蔑視。

而對名利的追逐，本質上是對生存世界的匍匐；人一直立，名利便頓然失重了。

紐約的名利場便震驚：桑塔格居然是個美人兒，居然還是個有頭腦的美人兒！爲了給名利場挽回面子，首先是男性團體接納她，後來是整體地接納她，而且是以急迫的姿態。

文學的桑塔格像一伢臨海懸崖，陡峭處，是誘惑，是風光。

儘管她因此暴得大名，但名利在此時，不過是她生命的餘影。

桑塔格一生都沒有買醫療保險，卻歡悅地活到了七十二歲。她的作品和思想，是她最可靠的生命保險。

而且，思想使她跨越了雅俗和功力界限，寫作姿態縱橫捭闔，搖曳生姿。她既可以在娛樂的《時尚》雜誌上指點潮流，也可以在嚴肅的《黨派評論》和《紐約書評》上大顯身手；她「用右手獲得文藝界當權機構頒發的獎項，然後用左手抨擊這個機構」。所以評論界說，桑塔格獻給美國文化的一大禮物是告訴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

以此推之，她在女權主義上的最大貢獻，不在於她是一個堅定的同性戀的支持者和踐行者，豎起了愛無禁區的人性旗幟，而在於她揭示出：女性如果不能「像男性一樣思考」，總是第一批變成物的人，其身體總是首當其衝地被殖民。在人類學上的一大貢獻，不在於她爲女性爭得了尊嚴，而在於她給了以男權爲主宰的人類世界一個無須闡釋的啓示：如果沒有思想，男人也會首當其衝地成爲物的殖民。

人文

李令安

文史叢譚

科技昌明的今天，人們呼喚缺失的人文精神、人文理念、人文關懷……或曰：人文何謂？

人文之謂出自《易・賁・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賁》是《易》六十四卦之二十二卦。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分別是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八個三爻卦（八卦）的重迭，喻示六十四種事物特定形性，象徵自然、社會種種意義。《賁》下離上艮，也可說是內離外艮，離象徵火，火的特徵「明」；艮象徵山，山的特徵「止」。以火的特徵「明」指代象徵火的離，以山的特徵「止」指代象徵山的艮，並賦予內離外艮以外艮文飾、規約內離的關係，《彖》作者將內離外艮深刻而形象地表述爲「文明以止」。火能帶來光明、溫暖，不加控制，不只效益不能充分利用，還會成爲災禍。性質特徵的引用，指代，可以寬泛象徵的範圍、深刻象徵的意義。

自魏、王弼以降，歷代學者對於「文明以止，人文也。」有種種解讀。諸如「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文章燦明，止於禮義；這是人類的文彩。」「文明要有節制、有限度，這決定於人爲，就叫做人文。」「文明而有節制，構成人類生活中的文彩。」「以文明治物就是人類的文飾——道德文明、精神文明。」之類將文明二字作爲一個詞的解釋是可以商榷的。

原本，人文是與天文相對的。爲了更好地理解上文，宜研讀《易・賁・彖》全文：《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是解釋《賁》卦辭：「賁亨。小利有攸往。」的。「賁亨」是因爲「柔來而文剛」，「小利有攸往」是因爲「分剛上而文柔」。這裡的剛、柔分別指代陽爻、陰爻。「天文也」就是將此等剛柔相文名之爲天文。「文明以止」如前所述是內離外艮的形象表述，這種表述將內外卦關係確定爲外卦對於內卦的文飾、規約。「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這種外卦對於內卦的文飾，有別於剛柔相文，名之爲人文。中國古代傳統的思維，稀有複雜的定義，多爲個別到一般的類推。這裡的天文、人文就應如此理解。不只《賁》卦的「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類似的剛柔相文，都屬天文。亦只有如此才能理解下文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同樣，人文不限於《賁》卦的「文明以止」，其他諸卦也有各自的人文——外卦對於內卦的文飾。「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即考察六十四卦不同人文的種種特定形性及其象徵意義，用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

如此說來，人文就是事物種種內在特性關係，當據此認識並把握整體的「天下」，而非僅：執其一點不及其餘。人文的意義自不只限於《賁》卦的「文明以止」。就「文明以止」而言，「明」可引申爲對於事物及其規律的認識與把握，是則「文明以止」可釋爲「對於事物及其規律的認識與把握應有所止」。這是中國古代思想一大亮點。《大學》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孫子兵法》正是從戰爭的結局考察、討論戰爭問題，圍繞戰爭勝負，縷述計謀、形勢、作戰……，深入淺出，言簡意賅、體系周正，諸如「兵貴勝不貴久」、「勝可知」、「知之者勝」、「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論述是對於戰爭問題最切合實際的把握，無與倫比地成爲世上現存最早、最完整、最受推崇的軍事著作。

韓城党家村

商子雍

文化經緯

農耕文明時期的陝西關中人，大概少有不知道韓城縣的。這是因爲，當時最爲重要的文化消費是看戲，而秦腔名劇《三滴血》中，劇中人周天佑那一嗓子「家住陝西韓城縣，杏花村裡有家園」的深情傾訴，已經傳遍城鄉、深入人心。

韓城縣之所以能在民國初年，被陝西文化泰斗范紫東寫進《三滴血》，是由於這個坐落於黃河西岸的歷史文化名城，確實不同尋常。韓城是史聖司馬遷的故鄉；韓城是「趙氏孤兒」感人故事的發生地，有埋葬着故事裡春秋時晉國趙武、程嬰、公孫杵臼三位賢人的「三義墓」供後人追思瞻仰；這裡還有相傳大禹治水時開鑿的黃河「龍門」（又稱「禹門」）；這裡也有保存完整的元代建築群韓城文廟……擁有如此深厚文化積澱的韓城，被衆心所嚮往，的確是實至名歸，順理成章。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已經升格爲「市」的韓城又有一處新的名勝爲世人矚目，這就是党家村古民居群。史載，元代至順二年（一三三一年），党姓始祖党恕軒，由陝西朝邑縣逃荒至此，落腳開荒種田謀生。明洪武年間，賈姓始祖賈伯通，從山西洪洞縣遷居韓城經商，第五代和党姓聯姻，其子在明嘉靖四年（一五二五年）定居党家村，成爲党家村的第二大姓。党姓家族原以務農爲生，而賈姓卻有經商的傳統，乾隆年間，賈姓創立了「合興發」商號，經營日用雜貨、木材、瓷器、茶葉、藥材等，在河南與湖北交界地帶發了大財，成爲巨商。在賈姓帶動下，党姓也加入了經商行列。道光至咸豐年間（一七九六——一八六一年）党家村迎來了自己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這以後持續百年，村子裡的建房高潮一直不曾消退，遺存至今的古民居群，就是歷史在那一段時間留下的深深腳印。

近十幾年來，我不止一次造訪韓城，但遺憾的是，卻從來沒有去親近党家村。直到前不久去韓城探尋民間美食，才忙裡偷閒地來到這個陝西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的古民居群，總算是一遂夙願了！村裡的院落、房舍、祠堂、巷道，乃至門楣上的「家訓」、照壁上的磚雕、大門外的上馬石和拴馬樁，看起來都是那麼眼熟——原來，它們的姿容，已經通過攝影和影視作品讓我不勝驚喜過好多次了。新的發現也有：在進村後首先踏入的一個院落裡，和李瑞環題寫的「民居瑰寶」碑比肩而立的，是一塊名曰「党家村民居調查紀念碑」的臥碑，立碑者是「中日聯合党家村民居調查團」。細細讀過碑文，又向熟悉党家村歷史的一位同行者請教，心中的一些疑團才得以消解，二十多年前沉寂已久的党家村忽然名聲鵲起的緣由，也知曉得更清楚了一些。

此次韓城之行的前一天晚上，曾上網查閱有關党家村的資料，和這樣一種說法不期而遇：「党家村能完整地保存至今，與歷屆政府和民衆多方重視與保護有關，近半個世紀以來，房屋基本沒有大拆大改，保留了原有建築形態。」果眞如此嗎？這一段「官腔」十足的文字讓我疑竇頓生：在大破「四舊」的「文化大革命」中，党家村怕是無法獨善其身吧！來到党家村，在一處院落的上廳房裡，見到一個上中下三層、雕刻精美的楠木佛龕，是清代乾隆年間相傳至今的文物。聽人講，「文革」期間，這個神龕差點兒被紅衛兵燒掉，只是由於要充當「四舊」的黑標本遊街示衆，才僥倖逃脫厄運。我仰天長嘆：小到這個精美的楠木佛龕，大到美輪美奐的党家村民居，其實都是劫後餘生啊！

因爲，並非像有的人所表述那樣，近半個世紀以來，党家村民居不曾遭到任何破壞。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党家村相當一部分的廳房、哨門以及戲台被拆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在日本建築學會青木正夫的推動下，中日雙方組團對党家村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阻斷了拆毀舊房的進程，這些民居瑰寶才保存下來。我在網上查到一份資料，其中言道：「使党家村飲譽中外，應歸功於西安冶金建築學院和日本九州大學的共同努力。一九八六年，他們聯合組團來此進行了兩次深入細緻的調查。一九九一年，由該團日方團長青木正夫教授執筆用日文寫成的《党家村》一書問世。中日兩國建築專家也編寫了專著《党家村——中國北方傳統的農村村落》《韓城村寨與党家村民居》，標誌着党家村的重新被發現。」這以後，有了「東方人類古代傳統居住村寨活化石」（青木正夫語）冠冕的党家村民居，才又一次橫空出世，成爲舉世矚目的一處古建築。

在党家村，我感慨良多——不僅僅是由於那些飽經滄桑的古代民居，還因爲我又知道了青木正夫這麼一位睿智、博學，且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滿懷友善之心的日本教授；而党家村裡那塊記錄着青木正夫業績的石碑，則是展現着一種良知！

衝浪之搏

（攝於美國加州漢庭頓全美衝浪公開賽）王聖群

「別人笑我太瘋癲」

嚴詩喆

如是我見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這是明代才子唐伯虎《桃花庵歌》中的一句。「瘋癲」究竟該如何理解？它和醫學定義上的「精神病」有怎樣的關聯與區別？這樣的論題，大概會因不同的答案而引起爭議。就我個人看來，「瘋癲」的內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確實可理解爲眞正意義上的精神疾病，而廣義上「瘋癲」的意蘊則要更大得多。

在我國，根源於精神病收治制度的缺陷，「被精神病」的情況屢屢出現，背後可能是政治壓力的作用，也可能出於家屬干涉患者自由的文化傳統，前者一般出現在本來精神正常的健康人身上，後者則多出現在確實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身上。大概在去年五月的時候，我國第一部《精神衛生法》正式實施，填補了我國在該領域的法律空白，給「被精神病」的人們帶來了「福音」。

讀過張愛玲的《半生緣》，讀者大概會對曼楨「被精神病」的一幕略有印象。雖然，曼楨沒有被強制與眞正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在一起接受治療，但她確實被禁閉在一個小房子中不見天日。被姐姐曼璐和姐夫鴻才所害之後，曼楨一直如坐牢般被關鎖在姐姐家中的一個房間裡。曼楨聽到平日不會有人經過的門外來了一位木匠，出於本能，她竭盡所能地大聲呼救，求對方給自己送信，並大聲告訴對方位址等個人資訊。但很快地，她停止了呼喊，一來，她意識到自己這樣像瘋子，二來，她猜測到，幽禁自己的人早已告訴來客：房裡禁閉着一位瘋小姐。「阿寶當然已經解釋過了，裡面禁閉着一個有瘋病的小姐。而她自己也疑惑，她已經在瘋狂的邊緣上了。」這裡的「瘋病」，指的正是「精神病」。記得在社交網站上曾流傳一個連結：假如你「被精神病」了，如何證明自己精神正常？像曼楨這樣聲嘶力竭地大聲呼喊或試圖努力證明自己正常，顯然是沒有意義甚至弄巧成拙的。最好的方法，也許是表示順從，乖乖地「接受治療」，直到在最短時間內讓醫護人員發現你的「正常」。俗語有言，「欲速則不達」，當你很想達到某個目的，若徑直索取不可行，不妨採用曲線、婉轉，甚至順從等方式。

「瘋癲」除了指眞正意義上的「精神疾病」狀態外，還有很廣泛的涵義，主體是精神正常的健康人。比如，上文提到了「被精神病」現象，這是一種被動地讓外界看作「瘋癲」的情況。當然，也有不少主動地裝瘋賣傻，將「瘋癲」作爲僞裝和掩飾，求自保或掩蓋些什麼，或達到其他某些目的，這樣的情況和例子存在。大家所熟悉的，被孔子譽爲「三仁」之一的商代名臣箕子，眼看紂王無道且數諫不果，既不忍捨棄國家和人民離去，又需要保全自身，於是「披髮佯狂爲奴，隨隱而鼓琴以自悲」，雖被紂王囚禁，但確實保住了性命。這就是一種自發地將「瘋癲」作爲外在表現以求自保的情況，歷史上很多名人，如孫臏、關漢卿等，在「非常時期」皆採用過這種方法。

還有一種「瘋癲」的情況，同樣是精神正常，但自我感覺不好，自以爲「瘋癲」。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個人生理或心理狀態不佳的時候。同樣是《半生緣》，躺在病榻上的曼璐心生「借妹妹留住丈夫」的念頭，小說原文有傳神的心理描寫。有直接引述曼璐內心獨白的：「我瘋了。我還說鴻才神經病，我也快變成神經病了！」也有通過比喻進行的語言描寫：「她竭力把那種荒唐的思想打發走了，然而她知道它還是要回來的，像一個黑影，一隻野獸的黑影，它來過一次就認識路了，咻咻地嗅着認着路，又要找到她這兒來了。」爲此，「她覺得非常恐怖。」曼璐不光身體不適，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心病，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容易與一些瘋狂的念頭不期而遇，想把它打發掉或像粉筆字一樣抹掉，卻偏偏做不到。其實，自己也明知做不到，還想作徒勞的掙扎、無謂的努力，精疲力竭又滿心恐懼，就像一直追着你跑的野獸，想躲也躲不開。「瘋癲」之處在於，首先，這一念頭的本身讓人覺得瘋狂、不合常理；其次，一意識到這念頭的瘋狂，便企圖將之扼殺，但又苦於殺不掉，這糾結與掙扎本身，就足以讓人瘋癲；最後，這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的讓人心生恐懼的念頭，一直在自覺暫時擺脫的情境下，不斷如猛獸般地潛伏、襲擊，無處不在，環繞周圍，在這份懂得適時進退的惶恐的侵擾和籠罩下，人想不瘋癲都難。

瘋癲，作爲對人的精神狀態的一種描述和定位，不僅在文藝作品中常有提及，還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除卻臨床醫學上「精神疾病」的含義，它還有多種理解和情況。

人生在線

北京湖廣會館

海諾

位於北京宣武區騾馬市東口南側的湖廣會館是當時湖南、湖北兩省人士創建的同鄉會館，主要爲當時的同鄉官僚、縉紳和科舉之士居停聚會之處。湖廣會館在京城頗有名氣，現已有二百年的歷史，主要由大戲樓、鄉賢祠、文昌閣、風雨懷人館等組成。湖廣會館與其他會館相比，更有其明顯的特色。湖廣會館留下的名人足跡衆多，具有濃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孫中山、毛澤東都曾在此留下足跡。歷史上朝廷重臣紀曉嵐、曾國藩、梨園泰斗譚鑫培、余叔巖、梅蘭芳與湖廣會館都有聯繫，在湖廣會館裡懸掛的狀元、榜眼、探花匾有三十幾塊，這都是湖南湖北、廣州北部舉子們的榮耀。

在湖廣會館發生過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活動。特別是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孫中山先後五次來到湖廣會館，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從天津到達北京，在北京的革命黨人對孫中山的歡迎儀式多在湖廣會館舉行。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參加了在湖廣會館舉行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他在會上做了重要的演講。

北京湖廣會館是北京僅存的建有戲樓的著名會館，會館大戲樓雕樑畫棟，風格猶似皇宮內院裡的建築，民國以後的京劇大師譚鑫培、余叔岩、梅蘭芳都曾在這裡登台獻藝，是當時聞名的戲曲演出場所，一九九六年五月八日，湖廣會館大戲樓正式對外開放，觀衆席共計分爲二層，古色古香的八仙桌整齊排列，在老北京戲樓獨特的文化氛圍裡，觀衆們可欣賞到原汁原味的戲曲精品劇目。北京湖廣會館有別具特色的戲曲博物館，裡面珍藏着豐富的戲曲文獻、文物圖片和音像資料，形象地向觀衆展示了京昆藝術爲主的北京戲曲發展史，門前的廣場上還陳列着抽象的臉譜雕刻。在衆多的戲曲文獻、文物中有難得一見的已絕版多年的線裝書《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有古本書《戲曲叢刊》，在第二展廳的展櫃裡，還陳列着張君秋所穿過的女幔、楊小樓所穿過的白靠。展廳裡還有京劇名家王瑤卿、梅蘭芳的拜師圖，大廳裡還陳列着京胡製作大師王史朋根據梅蘭芳、尙小雲、程艷秋、荀慧生四大名旦噪音條件和演出風格定做的四把京胡。

北京湖廣會館，已成了一道京城特殊的靚麗的風景。